



大·施· 會餐聚節端

端午佳節，在能享到天倫之樂的人們確是一個好日子：但對一個因病苦而被隔離於社會之外的可憐兒來說，却變成一個百感交集，極其淒涼的節日。古人說：「每逢佳節倍思親」，何況又是像我們這樣的人呢？在這裡，雖然大家都「同病相憐」，但是這種溫情，那能抵過這顆思想家的心呢？然而這顆懷親的心，在這種患有痼疾的情形下，又那裡去與家人感應道交呢？唉！家！家！在何處？

俗云：「久病無孝子」。不錯，在這群患友中，大半都是與家裡斷絕音訊的，所以每當提起家時，即悲感交織，淚潛潛而下。一個因病而被家人遺棄，終身享不到天倫之樂的人，此時此地，是易令人痛心欲絕的。

今天院裡爲了要使患者好好的渡節，特每人發給慰問金兩元，小粽子四個，耶教的公炊裡殺了一頭豬，患友們也大開殺戒，準備今日

大「打牙祭」。我目親這殘忍的場面，除了能念「阿彌陀佛」以外，對那些可憐的生命，又能幫助些什麼呢？

中午我們同病房的患友都從公炊裡打回飯菜，也許是今天過節吧！素食部也加菜應節了。我們將打回的飯菜，一個個的排在病房大桌上，準備也來舉行一次克難的端節聚餐會。老張從他們公炊裡分回很多的豬肉，還買了幾瓶廉價的米酒，其他患友也自備了很多土產的山珍海味，獨我只有公炊一餐五毛半的素菜供養他們。首先他們都客氣地給我讓菜，老張也倒了一杯酒放在我面前，經我婉言辭謝，他們分的勉強我受了五戒的，故也不敢過分的喝了，尤其是老張，他越喝越激動，忽然站起又把酒遞到我面前說：「同是天涯淪落人，相逢何必會相識」，「來！乾一杯」此時，我不禁悲從中來，驕然淚下。他昏沉的將杯中物倒進喉嚨後，見我木然的在流淚。即歉然的向我賠禮，他以為這種行動，對我的持戒有所侮辱，致使我爲守戒而泣，其實他那裡知道我是爲他的身世遭遇而悲呢？我知道他今天如此激動的原因，是由於感慨他的平生。這時，老張會向我敘述入院經過的話，又重回到我的腦海裡翻湧。

老張原有一個很美的家庭，自從他因病入院後，愛妻改嫁，父母相繼去世，幾位弟弟首先還常寫信寄錢來安慰，但日子一久，就漸漸自然地疏淡了，後來即連寫回去的信，家裡也懶得給他回信。但他對「家」並沒有完全失望，直到去年他經院方檢查，證明已經病愈，使他抱着一顆興奮的心，滿以為可以重返家園與家人團聚了。可是當他回到一別五年的家時，那裡會知道家人視他如老虎呢？於是他經不起精神上的刺激，便拖着沉重而又疲乏的脚步，回到這惟一的一「痲瘋之家」——樂生療養院了。幸而他們那教有「辦法」，剛好完成病愈患者的收容院，否則，他不是將成爲一個無家可歸的流浪漢嗎？

反想到自己，我和很多蓮友不是正和老張遭遇有同樣的命運嗎？樂生醫院對強迫痲瘋病的輕快出院，是已經成爲既定的決策了。但是我們的佛教，那裡去找這筆經費，來建築院方認爲康復而無家可歸的痲瘋病人收容所呢？真的！我想到這裡，不禁眼淚又奪眶而出。唉！將來何處是我的歸宿？我只有仰天長嘆的能力了。

桌上酒菜已空，同桌七人皆是顏色憔悴，形容枯槁，而我飯菜只消一半，其實肚裡早已爲愁緒所填滿，這幾口飯已是多餘。見他們個個皆酩酊大醉，哭笑無常，簡直完全失去了理智，惟有我清醒如常，這不能不歸功予我是佛教徒和五毛半的素菜了。此時不禁順口朗誦出屈原對漁父所說的「舉世皆濁我獨清，衆人皆醉我獨醒」，回頭看到老張的醉態，眼淚、口涎流得滿面，伏在桌上睡着了。想到他最初爲着物質而去信仰，爲着家庭物質不能照時供給而苦惱，才有今天這樣的激動，於是我不禁地又繼續念出：「寧赴湘流，葬於江魚之腹中；安能以皓皓之白，而蒙世俗之塵埃呼？」

題贈棲蓮

· 芊 里 ·

你給我最初的印象；
是山一樣莊重的精神，
與海一樣寬大的心胸！

在「緣生」的大道上，
我參加了你的行列，
從此我知道「病苦」的原因。

每次親近你時，
你以骨肉般的友情，
安撫我會受創痛的心身；

啓示出於你金石的聲音；
如果你留戀於今日的黃昏，
永難迎接黎明的朝暉！

你似春的雨露，
滋養了我枯萎的心靈，
更潤澤了大地的衆生！

讚語出於我心底深處：
在這污濁的泥窪中，
你是一朵出塵聖潔的蓮花！

儘管別人不去煉獄，
但我不——
我願在煉獄中建立天堂。

我以熔液般的熱情，
像向日葵迎接太陽，
在綠葉中塑造你金色的光芒！